

东北铁路

联运



● 哈尔滨出版社

东北军阀趣

马秀娟 编

335439

责任编辑：凌欣

封面和插图：刘冀文

东北军阀趣闻

马秀娟 编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齐铁工程学校太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32开本4.2印张 8.5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23200册

ISBN 7-80557-002-7/I·2 定价：1.30元

目 录

张作霖借毛驴子.....	(1)
“兄弟就这个大学毕业”	(4)
枪毙完了，再添一条.....	(6)
挂牌子.....	(7)
巧接署长.....	(8)
“一条命五百块”	(10)
张大帅和鬼子“顶牛”	(10)
张大帅让学生给治了.....	(11)
“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	(13)
看外国人.....	(14)
“瞎顾问”	(14)
条帚疙瘩.....	(19)
“光棍”	(20)
将错就错.....	(20)
金屋藏娇.....	(22)
留遗嘱.....	(23)
二帅“扶乩”	(24)
“炸烂吴张”和“杨常而去”	(25)
“大树将军”	(26)
三脚署长.....	(27)

换差事.....	(29)
盘亲戚.....	(30)
两幅对联儿.....	(31)
洋马.....	(32)
“此布”是谁?	(33)
“吓你一大跳”	(35)
“扎眼儿”督军※.....	(36)
念悼词.....	(39)
演说.....	(41)
学卖驴肉的.....	(41)
跽文.....	(42)
毕业式训话.....	(44)
“还有精神哩”	(44)
会六七国英文.....	(45)
“都他妈的磨回来”	(46)
一人拴根缰绳.....	(47)
吃香蕉.....	(47)
倒看报.....	(48)
看打篮球.....	(49)
“我下边是秘书”	(50)
“撒手放营长”	(50)
不许说“进狗”	(52)
看杂技.....	(53)
摸胡子.....	(55)
看“压马”	(56)
买雀放生.....	(57)

剃头·····	(59)
抓猴儿·····	(60)
“官胡子”·····	(64)
不吃鱼·····	(68)
给关老爷掏耳朵·····	(69)
五鬼闹桥·····	(70)
玩“墨猴儿”·····	(71)
坐玻璃车·····	(72)
“吴大舌头”推牌九·····	(73)
家乡孩子，知道老底儿·····	(74)
选马弁·····	(75)
拜寿·····	(78)
视察·····	(79)
监斩·····	(80)
大帅和豆腐匠子·····	(80)
“你小子揍不出好东西”·····	(81)
“我命大！”·····	(82)
起誓·····	(84)
揭底·····	(84)
舍大锅粥·····	(85)
认干儿子·····	(86)
小个子马弁·····	(87)
“大脚丫子”·····	(87)
吴俊升听枕状·····	(88)
“吴大舌头”当代表·····	(89)
“吴大舌头”当火头军·····	(90)

张宗昌闯关东	(91)
双簧县长	(93)
“三不知”将军	(95)
张宗昌“挂柱”	(99)
张宗昌画点儿	(105)
看堂会	(106)
“张神仙”	(107)
袁金凯怕“虎”	(114)
袁金凯和张景惠	(115)
张作相孝服拥少帅	(117)
“李代桃僵”的一首诗	(119)
“泥瓦匠”监工	(120)
“遇不着，不生气”	(121)
张作霖火并杜立三	(122)
张作霖拜见溥仪	(124)
张作霖枪打少帅	(125)
金蝉脱壳计	(127)
簸箕战术	(129)
后记	(131)

张作霖借毛驴子

张作霖个子小，外号“张矮子”。他当过马贩子，总好耍钱。有人钻心磨缝地想“坐他”，插伙儿怙着把“张矮子”赢趴下。他有个朋友，姓傅，劝他说：“喝酒喝厚了，耍钱耍薄了，赌局上不认亲兄弟呀！”姓傅的挺讲义气。

有一天，张作霖上姓傅的家里去喝酒，那人又劝他：“杯中之物，不可多贪，酒后无德呀！钱更要不得，赢了，你带不走，输了白输。你在本地，人单姓孤，一丝不成线，一树不成林，兄弟，你走吧！”

张作霖说：“走可走，我两脚是泡，怎么走得了嘛？”

“不怕介，我邻居有条毛驴子，给你借来，骑上走就是了，久日后别忘了堵上！”

果然，从那，张作霖就云游他乡，一直没朝面儿，把条毛驴也生生拐跑啦。

张作霖仿佛象“二提脚上天①”，腾地一下就出息个暴跳，他当上了东北军的堂堂大帅。他老家在新民县，回家祭坟来了。不少人跟上大帅，围前围后，戴肩牌子的，挎洋刀的，花武装带的，呼呼拉拉一大群，把个小小新民城都快胀破啦。就听有人说：

“这不是‘张矮子’吗？”

张作霖一听，谁呀，这么大的口气？他一下就窜出来，寻音一看，便告诉那人：

①“二提脚”，东北俗语，即高升炮。



“你到我公馆吧！”

在场的，都替那个“愣头青”捏一大把子汗，以为：得！那小子犯天祸不惹惹地祸，这家伙非粘帘子不结！

隔两天，那个人真进了沈阳大帅府的公馆，张作霖正呆客厅里等他呢。说也怪，他不光是没怪罪来人，反倒是连着几天好吃好喝好待承，叫他消停儿地呆着，得闲，就逛逛小河沿，再不，就去玩一回北陵，要钱有钱，要官给官。

那人是谁？不说也知道，就是当初给大帅借毛驴的傅大哥！待姓傅的，张作霖得说“够杠儿”①。当初，他穷困潦倒，连脚手②都囫囵不上，苞米叶子在傻鞋外头裂呵着，那是啥模样儿！如今，他一步登天，叫他声“矧子”，也没仗权使势地“把我祸害了呀！”姓傅的在帅府公馆呆的挺胎和，过不几天，他就回家了。

回家没几日，就由沈阳打来快信，叫姓傅的去沈阳，让他去当“公安局长”。

“人在事，花在池”。一下，朋友们全糊上了。三兄二弟，全上来啦。原先的旧友会到一处，还是放点“局”吧，这就热闹东京地又支乎上了。“公安局长”放局，谁敢抓呀！一干，就把事干大发啦。本地县太爷也惹不起。后来一告，告到张作霖那去了。他就拍封电报，把“傅局长”调到了沈阳，当面告诉他，密告信也太多，你就别当“局长”，放你个东北三省“巡阅使”吧。他大字不识，可是下边有秘

① “够杠儿”，东北土语，即现代语的“够哥们意思”。

② “脚手”，即穿的鞋子。

书，也支乎得不错。一次，他见到张作霖，就问：“我替你借过一个东西，你可记得？”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

“不就是那条草驴吗？还匹大马总算行了吧！”

都说军阀混帐王八旦，可也有象张作霖那样不忘旧情的咧。

（李凤荣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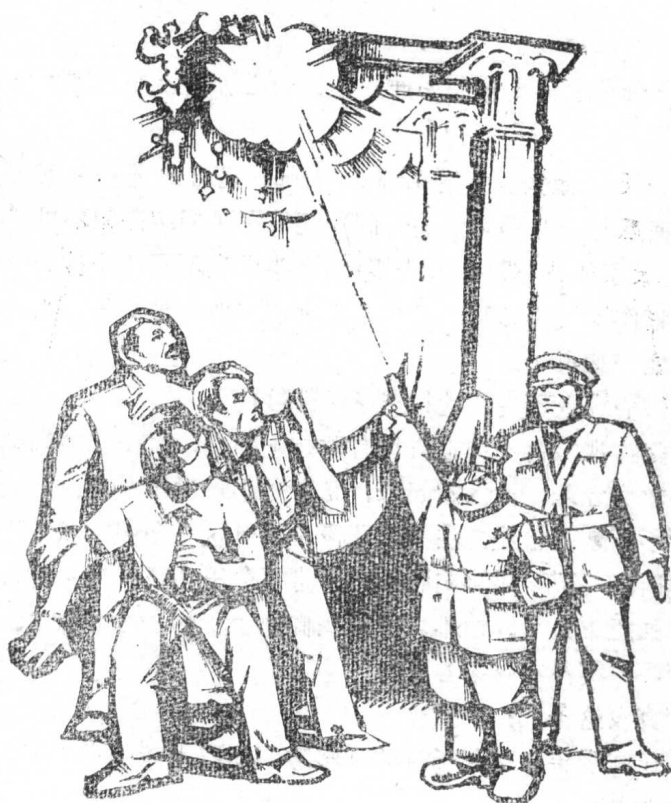
“兄弟就这个大学毕业”

有一回，张作霖在沈阳城里会见各国领事，到场的人数不少。会见以后，少不得都要报报官衔儿，说说哪国学堂出身。有的站起来说“敝人是英国牛津大学毕业”；有的说“我是法国巴黎大学毕业”；还有的说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一听，各有各的来头，没一个二五眼的。张作霖一想：“我他妈是哪个窑烧的呢？”只有他，是“土匪头儿”！嗤拉下子，张作霖那脸一红红到耳台后头，一琢磨，这不是“演人儿”，活叫我下不来台吗？好，你们这群“四眼子”、“驴马烂儿”，敢在大帅面前一个个装那份洋蒜，越寻思越不是滋味儿。一来火，一勾浆，他恼羞成怒，猛地掏出腰里掖的盒子炮，一叫狗头，往上一举，对准天棚顶上那一串琉璃灯，“叭”就是一枪，把在场的一群洋装革履的公使们，全吓蒙啦。这时，就听张作霖骂骂咧咧地说：

“他妈拉巴子，兄弟就这个大学毕业！”

说着，噔噔噔领上几个马弁，头也没回，就离开了会场。

（丁广惠口述）



枪毙完了，再添一条

张作霖出马一条枪，他要干啥，没有人敢说个“不”字的。

有一天，他张罗筹措军饷，大帅府里召来不少富商士绅，硬摘瓜儿，非逼着他们会同一起给军队捐纳饷银不可。在座的，大家伙儿你瞅我，我望你，老半天也不见一个抻头吭声的。张作霖气性暴啊，一见来人都不捋他那根胡子，当场“叭”地一拍桌子：

“你们谁敢不捐，就拉出喀枪毙喽！”

听完，那富商士绅里头也有敢抗上的呀，有个本地挺说得出的丝房经理，没敢站起来，私下里小声咄咄一句：

“不捐献就枪毙，法律上还没听说有这一条呢，贼！”

这话，一下子还真叫张作霖听进耳朵里去了。他当时没炸庙，强压下火气，悄不声地回头向他手下的一个副官说：

“法律真没有这条？”

“真没这条儿！”

张作霖听罢，腮邦子气的乱哆嗦，掏出手枪朝桌子上一拍，喊叫着：

“先把那个念三七儿的王八旦拉出喀毙喽，完了再给我添上这一条！”

(丁广惠口述)

挂 牌 子

有个叫傅连宝的人，借张作霖这棵大树的阴凉儿，在帅府里当“收发”，他门口挂块木头牌子，上面端端正正写着“传达室”三个水笔字。张大帅虽说草莽出身，大字不识，可是他天天路过传达室，又和傅连宝沾亲挂拐的，一朝生、两朝熟，慢慢儿可也就把那“传”“达”“室”仨字的模样，一个一个都记下来了。

日子一久，张大帅心里发生一个怀疑，暗想：“傅连宝、傅连宝，你也对不起我呀！我看你不错，才让你当收发，没想到，你上任没几天，怎么就到处挂牌子，到处显你傅连宝的威风，妈巴子的，野心还挺大呢！”

原来，张作霖上各军部驻防的地方，都见到进门那里都挂着和傅连宝门口那块牌子一模一样的牌子。“传”——“达”——“室”，这不是傅连宝挂的还能是谁呢？于是，他就让手下的人把傅连宝找到跟前，见面就问：

“我的大帅府，门口才只挂一块牌子，你怎么到处乱挂，想反呐？”

“我没挂呀！”

“还敢犟嘴吗？”

张作霖说话间，就派人拿来好几块写有“传达室”字样的牌，硬说是傅连宝给挂的，没容分辨，就把他打发回家，当老百姓去啦。

（丁广惠口述）

巧 接 署 长

这是张作霖那时的故事。

他跟一个姓郑的在一起要钱。他输光爪了，崩子儿皆无，让人家给别炕席瓣儿上了①。张作霖大难有救，那笔输赢帐，后来由那姓郑的给开付了。经他一搭荫，张作霖顺那就走了，他觉着可惨呐。

他走后，没行正道，当胡子去了。在外边闯荡一年多，后来降顺了。也是活该“张小个子”官星发旺，一家伙就卯上个大帅。你等那姓郑的呢，外甥打灯笼——照旧，还是整天在牌局上晃悠。

有一回，姓郑的让本地一个署长给“卷面”了，窝一肚子火。正在琢磨，猛一下想起他的“要友”张作霖来了。一躁脚，“上沈阳找老朋友去！”

到在沈阳城，脚没歇，直奔司令部求见大帅。当兵的不让啊，他就围在司令部门口转过来、转过去的，足足等了三四天光景。赶上一次，司令有事出门，汽车刚露头，姓郑的就迎了上去。他横在道上，车不敢开呀。当差的也不敢过去撕皮掠带地，怎么？司令在跟前哟。这时，只见张作霖把车门子开开，一见是他，就势把他拽到车上，连事都不办了，磨身就回司令部了。等回去以后，好顿伺候啦。张作霖问他：

“你想干点啥差事？”

姓郑的说：“我啥也不想干。”

①即输得站在炕席上，再也走不开。

“放你个县知事当当吧？”

“那可干不了！”

张作霖还寻思官放小了呢，那姓郑的连说：

“官太大，我当不了！”

“那你当个署长吧？”

“对，这还行，我愿意当！”

他心的话，郑家屯那个败家的署长不是硃砂过我吗，这回也叫你尝尝我的滋味。

说完，张作霖就手便下了公式，姓郑的揣兜里就回家了。不过，他可没上署里去——上牌九局啦。

这工夫，张作霖还不得往发电报吗，让下边人赶快准备迎接新署长赴任呐。县长更是要高看一眼，他天天带着一帮随员，到外头迎接新任署长到任视事。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万没想到，新署长回家“自悠”上啦。约摸有一个来月，眼都熬红了，这才想到怀里还揣个公式呢！这天一高兴，想上署里串个门去。也没用接，自己去了。

姓郑的自在逍遥地，直奔行署。有不少认识他的呀，就把他领进去，都是耍钱场上的，跟他平起平坐，连说带笑，也没拿他当“二万”。可那县长受不了啦，连接几天也不见到来，少不得又回署里问询问问。原来的署长被一撸到底，光等着新署长一到，好办交接呢。大伙都奇怪，寻思新署长为啥总不来呢？正在大伙象没头苍蝇、蒙在鼓里的时候，那姓郑的掏出了揉搓得跟巴巴髹子似的就职公文，真把人们吓一跳！就这么，他就稀里糊涂地接了新任“署长”，到底把卷面过他的那个，给狠狠奚落好一阵子。

接了任，还当他那份甩手自在王。把公事都靠排给下边

的警尉、巡官一伙子人，反正照领俸银，他还依旧天天跑那个乌烟瘴气的要钱场儿。

（关文兴口述，马名超记录整理）

“一条命五百块”

有一次，日本大兵打死一名中国士兵，大帅恼了，派人和日本驻奉天领事交涉，提出要求：一定要抓来凶手，非一命抵一命不结。日本鬼子也怕惹翻了张作霖呐，就派日本领事，带来五百块钱，算是道歉赔偿。不料，大帅并没消火呢，当着那领事的面，吩咐手下人说：

“如今人命可有价码了，五百块一条。日后见到日本鬼子欺负咱，往死里打，反正大帅有的是钱呗！”

日本领事听罢，直价弯腰道歉说：

“对不住，请多原谅！”

“五百元不就原谅了吗，咱也照办！”

鬼子领事知道张作霖是个难剃的“刺儿头”，斗不过，只好连连道歉，并表示以后决不发生类似事件了。

（林丁整理）

张大帅和鬼子“顶牛”

有一回，日本兵要借奉天北大营操场干军事演习，下届把这事报告给了张作霖，大帅一听就火冒三丈：